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矮凳桥风情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矮凳桥风情

林斤澜 著



CHINESE WRITERS
WITH WORLDWIDE INFLUENCE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矮凳桥风情/林斤澜著.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6.12
ISBN 978-7-5142-1553-3

I. ①矮… II. ①林…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9216号

矮凳桥风情

林斤澜/著

出 版 人: 赵鹏飞

总 策 划: 尚振山 曹振中

责任编辑: 冯小伟

责任校对: 郭 平

责任设计: 侯 铮

责任印制: 孙晶莹

排版设计: 麒麟传媒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wenhua fazhan.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145千字

印 张: 8

印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I S B N : 978-7-5142-1553-3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编委会

野 莽：中国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国文字。国外出版有法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等多部作品。主编有中、英文版“中国文学宝库”（50卷），中文版“中国作家档案书系”（30卷，与雷达），“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评点绘画本丛书”（15卷）及“中国当代精品文库”等大型丛书数百种。

安博兰：(Geneviève Imbot-Bichet)，法国汉学家，汉法文学翻译家，出版家。法国 Éditions Bleu de Chine 创始人。早年于台湾学习汉语，曾在法国驻华使馆（北京）任职。现为法国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中国蓝丛书负责人，法国“中国之家”文化顾问。曾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荣获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费米纳（Fémina）外国文学奖的《废都》。

吕 华：中国翻译家。曾任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部法文处处长，中国外文局中国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译法最终审稿、定稿人。对外翻译过三任国家领导人的文集。文学翻译有法文版长篇小说《带灯》以及大量中国当代作家如汪曾祺、陆文夫、贾平凹、韩少功、陈建功、刘恒、莫言、阎连科、周大新、王安忆、铁凝、方方、野莽等的代表作。

贾平凹：中国作家，书法家，画家。中国茅盾文学奖、费米纳文学奖、法国政府奖、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获得者。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西、捷、俄、日、韩、越等二十多种文字。在国外产生影响的有英文版长篇小说《浮躁》，法文版长篇小说《废都》《土门》《古炉》等。

周大新：中国作家。中国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朝、捷等十多种文字。国外出版有法文版长篇小说《向上的台阶》等多部作品。由其短篇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尚振山：尚书房图书出版品牌创始人。出版有“中国名家随笔丛书”、“中国文学排行榜丛书”、“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100卷）等。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

野 莽

尚书房请我主编这套大型文库，在一切都已商业化的今天，真正的文学不再具有20世纪80年代的神话般的魅力，所有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文化团队与个体，已经像日光灯下的脱衣舞者表演到了最后，无须让好看的羽衣霓裳做任何的掩饰，因为再好看的东西也莫过于货币的图案。所谓的文学书籍虽然也仍在零星地出版着，却多半只是在文学的旗帜下，以新奇重大的事件冠以惊心动魄的书名，摆在书店的人口处引诱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尚书房的出现让我惊讶，我怀疑这是一群疯子，要不就是吃错药由聪明人变成了傻瓜，不曾看透今日的文化国情，放着赚钱的生意不做，却来费力不讨好地搭盖这座声称走向世界的文库。

但是尚书房执意要这么做，这叫我也没有办法，在答应这之前我必须看清他们的全部面目，绝无功利之心的传说我不会相信。最终我算是明白了他们与上述出版人在某些方面确

有不同，私欲固然是有的，譬如发誓要成为不入俗流的出版家，把同行们往往排列第二的追求打破秩序放在首位，尝试着出版一套既是典藏也是桥梁的书，为此已准备好了经受些许财经的风险。我告诉他们，风险不止于此，出版者还得准备接受来自作者的误会，这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会遇到一些未曾预料的问题。由于主办方的不同，相同的一件事如果让政府和作协来做，不知道会容易多少倍。

事实上接受这项工作对我而言，简单得就好比将多年前已备好的课复诵一遍，依照尚书房的原始设计，一是把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和发生影响的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入选作家的年龄不限，年代不限，在国内文学圈中的排名不限，作品的风格和流派不限，陆续而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每位作者的每本单集容量为二至三个中篇，或十个左右短篇。就我过去的阅读积累，我可以闭上眼睛念出一大片在国内外已被认知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以及这些作者还未被翻译的21世纪的新作。

有了这个文库，除去为国内的文学读者提供怀旧、收藏和跟踪阅读的机会，也的确还能为世界文学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媒介作用，尤其国外的翻译出版者，可以省去很多在汪洋大海中

盲目打捞的精力和时间。为此我向这个大型文库的编委会提议，在编辑出版家外增加国内的著名作家、著名翻译家，以及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和参与文库的遴选工作，荟萃各方专家的智慧，尽可能少地遗漏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方法自然比所谓的慧眼独具要科学和公正得多。

当然遗漏总会有的，但那或许是因为其他障碍所致，譬如出版社的版权专有，作家的版税标准，等等。为了实现文库的预期目的，那些障碍在全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尚书房会力所能及地逐步解决，在此我对他们的倾情付出表示敬意。

2016年5月7日写于竹影居

目 录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野莽

李 地

1

溪 鳗

68

丫头她妈

83

小贩们

96

同 学

114

哆 嗦

120

黄 瑶

133

五 分

144

春 节

155

梦 鞋

166

万 岁

177

氤 氲

193

白 儿

205

短篇三痴

216

短篇三树

222

门

232

林斤澜主要著作目录

241

李 地

——矮凳桥的女镇长

惊

这是五十年代的故事。

李地接到通知，叫到陈十四娘娘宫去“学习”。当时大家都有一套下乡或“学习”的行头，李地这回是三进“学习班”，行头现成。无非是一身“稀”旧蓝制服，一双两头包皮青布鞋，背上背包——一被一褥，斜挂书包——笔记本纸张，女人用的手纸不必细说，手拎网兜——面盆口杯。稍微花哨点的东西，犯点嫌疑的好比茶叶，都不作兴。

李地这个样子，兵不兵民不民，实是当时的时装。陈十四

娘娘宫在县城角落里，一路是拱肚砖墙，茅草瓦背，露天茅坑……时节是秋后，秋风钻到这些角落里，就把阴凉变作阴冷了。天上灰一块黑一块旧棉絮一样，还没有下秋雨，地上已经滴滴答答，潮湿，滂臭。脏水横流，粪水从阴沟渗上来，五颜六色……

五颜六色，这回是什么颜色呢？李地第一回学习班上的“学习”，叫得最响的是，“揪出尾巴来”！第二回是，“夹起尾巴走”。当然也还有“割尾巴”、“翘尾巴”、“甩掉尾巴”、“留点尾巴”种种说法。同志哥对同志姐说：“脱下裤子，看看你的尾巴。”同志嫂说同志哥的尾巴：“翘起来旗杆一样。”这些话都火红滚烫，都是在战场般的会场上，子弹那样射出来。完全没有闲情杂念，神经都紧绷如弓弦、钢丝、缆绳，凡圆脸都拉成长脸，长脸都生毛如驴脸。

世界上有的事情说不灵清，动物进化到人类，耗费了亿万年时间，把条尾巴退化到只剩下一块尾骨。倒又作兴在尾巴上做文章：口头上有，小说书上也有，西方有，东方也有。不好说是谁学谁的样，就说是都从一条路上走过来的就是了。

走到陈十四娘娘宫门口，李地看见中学同学小个子，站在台阶上和两三个人说话。小个子现是学习班的副主任，现管“尾巴”。李地是老资格学员，知道到了这种地方，大家都会摆出六亲不认的面孔。这一下对面相逢，是打个招呼好还是不

打为妙?拿不定主意，先拉开一个笑容，又笔直朝门洞走，只拿眼角瞄着点小个子，准备随机应变……小个子看见了她，倏地转过身体和别人说话，好像是没有看清楚，也好像是有要紧话赶紧要和人谈。

李地腮帮上肌肉僵硬了，只好僵硬着走进大门，心想你也不用神气，塞到这种班里当什么主任，查查别人的“尾巴”，都不是得意的角色，都还有一个地方，暗中在查你们的“尾巴”。

陈十四娘娘宫是城里的小庙，这种小庙在茅坑街拉尿巷里轧着，门外完全没有城外寺院的气派，门里地盘狭小，偏偏又讲究两进的格局。前进天井只有半个篮球场大，办班的倒又立起两个篮球架。两廊和大殿上的泥塑木雕，早已收拾干净。大殿叫作教室，实际是会场，两廊改作宿舍。后进的天井不过狭长的一条“槽”，不如叫作“天槽”。又是殿，又是廊，又是厢房，格局齐全。因此两步一台阶，三步一转弯，门洞对门洞，屋檐搭着屋檐，摆布得处处是阴暗角落。人走进去，好像走进了“蝓蝓笼”。

西廊宿舍本来都是成排的玻璃窗，又把下边的玻璃都贴上了旧报纸，好像是隔离病房，传染了一种怕光的毛病。从上边的玻璃看进去，只看见一条条毛巾，可见住了不少人了，倒又鸦雀无声。

有人端着一盆水走过天井，好像后颈生疮，把头低在水面上，走到走廊转弯角，差点撞着别个人。那个人走路猫一样不出声音，虽说没有撞翻面盆，也撒了些水在身上。那个人打了个哈哈，小小的县城，又都是干部，不认识也面熟。这个突然发作的哈哈，得不到回音，空荡荡仿佛落不到地上。

女宿舍的门，开在后殿山墙西边。后殿墙中间的佛龕还在，用布幔遮住，里边储存着陈十四娘娘的塑像。不是说泥塑木雕都收拾了吗？怎么单留下这一个？其说不一：有说这是民间塑娘娘出名的娘娘豹的作品，有文物价值，特批保护。另有一说说的人更多：收拾泥塑木雕时，泥水匠、木匠连粗工都是不动手的，专请一位有名的光棍叫光眼狗。他先收拾两廊两边，最后到了娘娘面前，才擎起榔头，对面灰尘蓬起，眼睛睁不开，立刻肿起来和烂桃一样。

李地走过布幔，看见边上露着一条缝，大概总有人好奇，掀开一点看看，李地也顺便看一眼，不觉站住了细看起来。李地不迷信，却也差点儿看出了冷汗。

这个娘娘不穿中国宫廷式的珠冠凤帔，也不是印度传过来的尼姑领宽袍大袖，却是老民国的乡下时装。桃红斜襟褂子，月白百褶长裙，裙下露出双大脚，一双粉红绣花鞋。

李地从边上缝里看过去，看见的是侧面。只见胭脂花粉抹在一脸横肉上，粉白的后颈粗壮如牛，是男人——还是乡下种

田男人的肌肉。整个是戏曲舞台上胖男人扮演的媒婆。也叫作丑旦，又丑又是个旦。我们现在还讲究什么什么相结合，这个娘娘是美和丑相结合的老式样板。

那脂粉横肉裂开一个媚笑，那柳叶眉下边一双男人的眼睛，骨碌碌盯着布幔。布幔紧贴着鼻头，眼泡沉沉下垂。若在明亮的舞台上，一掀布幔，相结合惯了的观众会开心一笑。若在冷清清的地方，布幔忽然掀开，这么个相结合的高峰，要留心心脏顶不顶得过山。

李地看得身上凉沁沁，就朝宿舍那里走，心里说着自己：现在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

李地走进女宿舍，暗洞洞的，塞满了木板床，有五六个灰布蓝布女干部，有的在铺床，有的双脚并拢，端坐低头打毛线，好像念阿弥陀佛。李地多半认识，只对着空间笑一笑，表示向全体打了招呼。找一块空着的木板，解开背包，接着就歪在铺上，避免说话，也实在疲倦。

前边天井里竟有人打篮球，嘭、嘭、嘭，一声声均匀落地。没有奔跑的脚步，没有急促的喊叫，只有篮球落地的声响……可能是办公室里的小王或是小李，凑不成班子，自己一个人投篮玩玩。听起来是一个球自己蹦起来，自己落下，自起自落。

嘭，嘭，嘭……空气也自己裂开，自己合拢，又裂开，又

合拢，裂开时候空落落，合拢时候静悄悄。

膨——李地忽然觉得自己的肚子里也膨了一下，伸手摸摸，仿佛还在颤颤的。李地还是个姑娘，但肚子里肯定有一块肉了。

这当然是个错误。多少英俊同学，糖一样饧过来，李地水一样化开去。有权势的头头脑脑把锦绣前程哗啦抖开在面前，李地不过一声冷笑。却在不久前，在“立刻死了都不怕，还怕什么”的时候，把自己随随便便给了个男人……给了就给了，做人做到处理品，还挑什么？

膨，膨，拿簸斗搓就是了，一搓一膨，膨……李地蒙蒙眈眈起来。

忽然——平白无故，没有虫咬，没有火烫，忽然心惊肉跳起来：有人揭发肚子里这块肉了吗？这回叫来“学习”，会不会为的这块肉？什么“尾巴”不“尾巴”，割一百遍好了。若是割到肚子里的肉，那就死了算了，死了算了，死……李地觉得汗毛吡吡的，要出冷汗又还没有出来，拉过毯子搭在身上。这时，有人进来。

进来的也是个姑娘，李地认得是供销社的一个会计，怀抱一堆本本，看来有账本、笔记本，作兴还有一个少女的日记本。她在门外站一站，乌溜溜的眼睛朝屋里转了转，也不对着谁，只对空间微微一笑，啊，笑得绉绸一样温柔。

她跨进门槛，不想轻轻绊了一下，怀里的本本接二连三掉落地上，她还是微笑着弯下腰，又蹲下一条腿，啊，连那柳肩细腰都格外温柔……不过她没有站起来，只见肩膀抽动，咽喉抽气，她哭了吗？不，她是泣。

端坐打毛线的站起来，李地也从床上翻身起来，谁也没有问一声为什么流眼泪，也没有劝说不要哭，只是帮着拾起地上的本本，说：

“给你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好不好。”

会计两手捂着脸，走到角落里去了。再也没有把手放下来，不叫人看见她的眼泪，也没有谁再看见温柔的微笑。

天黑下来了，有的洗洗，上了床。关了灯，一会儿，却有人说起话来。这些都是凡人，连说话的欲望都还没有“干净”。点着灯一句话也没有，关了灯谁也看不见谁，就把嘴巴上的封条撕下来了。

说到陈十四娘娘，说到叫陈十四娘娘弄得眼睛烂桃一样的、有名的老光棍光眼狗。说这个光眼狗当初也娶过媳妇，花容月貌。头天晚上，新娘在被窝里解开腰带，还把腰带在铺上甩了甩，好像是抖一抖，松散松散。光眼狗伸手去摸，那解下来的不是腰带，是条毛茸茸的尾巴，一尺多长……

有的女干部不免在被窝里摸了摸自己。